

南洋华文文学奖

得奖人骆明先生得奖感言

各位，大家好。我先声明一下，我本来不能行这个大礼，因为腰不太好。不过，刚才看到许福吉院长行了好几次90度的礼，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不行礼的话，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一定还要行礼。

非常感慨，这个感慨就是说看到台下在这样的一个颁奖礼上，有这么多人来出席，我想这在新加坡还是比较少见的。我所以讲这样的一句话，是因为我也搞过这样的活动，一路来都在搞这样相关的活动。我感觉上，文学是非常冷漠，非常的不容易，就好像刚才主持人讲过，是相当的辛苦的。所以能够看到有人来支持，我们是从小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许回去的时候还要再三的提起今天我看到某人又看到某人又看到某人，会想很久。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到我在新加坡会拿到任何的奖项。这是个非常坦白的讲话。所以对于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会能够在今天颁奖给我与黄孟文博士，两个人共同拿这一份奖，实际上说是一个人一半的奖，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高兴不是说因为我做的工作能够被人肯定被人承认，而是说在这样默默地耕耘的几十年里，到今天终于有人也同意在新加坡应该有这样一个推动。

我们的情形，跟别的国家情况不同。那天有一个访员访问我，问起关于新加坡的文学情况。我跟他说我们这边跟中国和台湾完全不同，在台湾跟与中国大陆，参加作家协会是一种荣耀，你必须先有成就，你有作品，得到肯定以后，你才可以有资格有条件成为协会

的会员。但在新加坡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要请人家加入团体，还要打广告，还要搞很多很多的活动来吸引人参加。参加以后，能够让他感到兴趣，让他能够接受所主办的活动，希望以后他也能成为这条路的一个同行者或以后能够成为推动者，是需要做很多努力的。这样的情形，我们一路走来都在做，而且我们很清楚地也很明白今天所做的活动，对于60岁以上的人反应相当好，50岁以下的人情况差一点，30岁以下的人很少反应。所以我感觉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大概从一立会以后就下定一个决心，看准一个方向，默默地耕耘，到今天，成绩如何还不太清楚。首先，我们从1982年就开始搞“中学生文艺营”，每一次大概有300至400个学生参加，从82年一直到现在，这件工作继续在进行。第二，我们认定在新加坡中英文对学生都非常重要，从哪里可以测试出他们的中英文程度呢？现在到处都有人会讲英语，都有人会讲华语，于是我们搞了个“中英对译比赛”，我想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做法。事实证明，这些工作都反应良好。然后有一年我们看到电视台正在举办一个“校园superstar”比赛，全新加坡的学校与学生都好像一下子疯狂起来，大家都在追看这个节目，看到属于自己学校的学生入围，大家都欣喜若狂。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也可以搞一个“歌词创作比赛”，结果真的取得骄人成绩，甚至反应还比其他活动都好。所以可见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喜欢唱歌，君不见只要有外地艺人来本地开演唱会，一张门票就能卖上几百块钱，还常常爆满呢！相对的，如果一场文学讲座只收5块钱，还很多人是不会来。

我还听说有些人对于出席讲座是以当天能提供的自由餐好坏来决定的，这虽然是个玩笑，不过也多多少少说明一些情况。我本身所从事的一些活动，刚才大会主席都已经讲了，我就不再啰嗦，不过感觉上我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我从开始对华文文学有兴趣，到个人的参与活动，在活动与写作之间，始终保持的都是个人兴趣。经过了一段时日，久而久之，到了80年代，我开始感觉文艺活动的扩展应该要

有规划性地去推行，而不是永远在走老路，为了能拉住这股下滑的趋势，我把爱好变为自己的一种责任。这种推动文学的责任，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也从来没有要求什么回报。所以今天能够拿到这么一个奖，是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我非常感谢孔子学院基金会能够颁给我这个奖项。

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能有更多有心人能一起来推广和推动新加坡的华文文学，让它永远发光发热。

谢谢大家。